

《伤寒杂病论》五脏皆令失眠及从神论治探讨

魏士雄¹, 刘琮², 王平^{2*}

(1. 湖北中医药大学国医学院,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昙花林特 1 号, 430061; 2. 湖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)

摘要 《伤寒杂病论》在论述失眠时除强调少阴的本证以外, 也强调失眠与五脏的相关性。提出五脏皆令失眠从神论治的理论, 具体治则包括, 肝失眠, 养血调肝、宁心安神; 心失眠, 清宣郁热、除烦安神; 脾失眠, 缓下里热、和胃安神; 肺失眠, 滋阴清热、润燥安神; 肾失眠, 交通心肾、降火安神。

关键词 失眠; 伤寒杂病论; 从神论治; 五脏

失眠这一病症在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《黄帝内经》(简称《内经》)中就有论述, 如《灵枢·营卫生会》曰“昼不精, 夜不瞑”; 《素问·逆调论》曰“胃不和则卧不安”。《内经》为中医治疗失眠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, 其中多以阴阳、营卫学说阐述“寤寐”, 后世以此为纲, 逐渐形成了中医独特的失眠诊疗理论。就失眠论治而言, 从神论治的观点深受后世医家推崇, 如明代张介宾在其著作《景岳全书》中就明确提出了“盖寐本乎阴, 神其主也, 神安则寐, 神不安则不寐”的认识, 明确睡眠本在阴, 由神主宰。在神安则寐的指导下, 安神成为治疗失眠的总体治疗原则。在对神的理解上, 我们认为从神论治中的“神”, 既可为“心神”之大主, 也可与“五神脏”的理论联系在一起。此外, 对于《伤寒杂病论》大多研究者遵循六经论治这一原则, 认为张仲景主张从少阴本病论治失眠, 而我们在分析研究 29 条原文时发现, 《伤寒杂病论》中论述失眠时除注重少阴本证以外, 也强调失眠与五脏的相关性。

1 肝失眠——养血调肝, 宁心安神

《金匱要略·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》曰“虚劳虚烦不得眠, 酸枣仁汤主之。”血痹虚劳是指脏腑功能衰退, 气血阴阳不足, 肝阴不足, 易致虚热内生, 上扰则心神不宁。故酸枣仁汤所治虚烦失眠皆由肝血不足, 阴虚内热而起, 其病位在肝。五行中肝属木, 喜条达, 为心之母, 故情志波动易引起

肝类疾病, 且易传心、扰心; 肝藏血, 血舍魂, 肝藏魂, 内寄相火, 肝血虚则魂不安, 神不宁, 故出现虚烦不得眠、心悸; 虚阳上扰, 故头目眩暈; 虚热迫津外泄, 故夜间盗汗; 咽干口燥, 脉细弦或数, 为阴虚内热之象。治宜滋补肝血、除烦安神, 方用酸枣仁汤, 以调治心肝为主。本方酸枣仁养血补肝、宁心安神, 茯神宁心安神, 知母滋阴清热, 川芎调气疏肝, 生甘草清热和中。诸药相配伍, 养肝血以宁心神, 清内热以除烦安神。

按《内经》中有“随神往来谓之魂”的阐述, 以说明肝与心关系密切。本病因肝病而致心神不宁, 出现失眠, 治以养血调肝、宁心安神, 其治以神为本, 调其阴阳和合, 安神以治失眠。

2 心失眠——清宣郁热, 除烦安神

《伤寒论》76 条“发汗吐下后, 虚烦不得眠, 若剧者, 必反复颠倒, 心中懊恼, 栀子豉汤主之。”本证为太阳病, 因误治而虚烦不得眠。此失眠因邪热扰及胸膈, 心为热扰而导致心烦不易入眠。伤寒病经发汗、吐、下后, 津液亏虚, 外邪虽去但余热未尽, 无形邪热蕴郁胸中, 火郁久不伸, 故虚火内扰心神, 出现烦躁不安等症。轻者心烦不得眠, 重者心中懊恼、神志失常。正如成无己注解所言“发汗、吐、下后, 邪热乘虚客于胸中, 谓之虚烦者, 热也。胸中烦热, 郁闷而不得发散者是也。热气伏于里者喜睡, 今热气伏于上, 烦扰阳气, 故不得眠。”火郁不伸, 当清之、发之^[1], 故《伤寒论》中用栀子豉汤清宣郁热安神, 治疗精伤虚火烦。方中君药栀子苦寒体轻上浮之性, 清胸中郁热, 导热下行; 臣以气味轻薄之豆豉, 清表宣

基金项目: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(81230086)

* 通讯作者: 1197785808@qq.com

热,和降胃气。两药配伍,一上一下,一清一宣,清中有宣,宣中有降,清宣郁热,邪去则心神自宁。

按:本为伤寒证,因误用发汗吐下,导致阴虚火旺而上扰心神,出现心神烦躁而失眠。《内经》对于神的论述多涉及心的生理病理,如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》曰“心者,君主之官也,神明出焉”;《灵枢·邪客》曰“心者,五脏六腑之大主,精神之所也,心伤则神去,神去则死矣”。故从神论治原则,与心关系密切。当然从神论治也可为“五神脏”的理论指导,因心与五脏联系密切,故以此代指。

3 脾失眠——缓下里热,和胃安神

《伤寒论》221 条“阳明病,脉浮而紧,咽燥,口苦,腹满而喘,发热,汗出,不恶寒,反恶热,身重。若发汗则燥,心愤愤,反谵语。若加温针必怵惕,烦躁不得眠。”本证原属里热证,误用温针发汗,以火济热,致使里热炽盛,扰及心神,心失所养,因而出现烦躁、惊恐、谵语、不得眠。本证虽与热扰胸膈同属实热扰心不得眠,但上证仅见心烦失眠,本证为热邪内盛,充斥上下,故见里热充斥全身,如壮热、多汗、口苦、口渴喜饮、惊惕烦躁、不得眠。

按《内经》中对失眠最经典的描述应为“胃不和则卧不安”,后世对这一理论发挥较多,其中主要强调心脾关系。本证有证无方^[1],但根据病情,依“随症治之”原则,可选用白虎汤、调胃承气汤加减治之,泻胃火,以清心安神。

4 肺失眠——滋阴清热,润燥安神

《金匱要略·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》曰:“百合病者,百脉一宗,悉致其病也。意欲食,复不能食,常默然,欲卧不能卧,欲行不能行。饮食或有美时,或有不用闻食臭时。如寒无寒,如热无热。口苦,小便赤。诸药不能治,得药则剧吐利。如有神灵者,而身形如和,其脉微数。”本病起于大病之后,心肺阴虚而生内热所致,临床大抵有“如有神灵”及“口苦,小便赤,脉微数”之症。其本在心阴不足,心神失养,故卧寐不安;津液亏耗,虚热内扰,则烦躁不安,坐卧不宁。治有百合地黄汤、百合知母汤、百合鸡子汤三方^[2]。三方均以百合为君,百合甘、淡,性寒,入心肺二经,养阴润肺,清心安神;所伍生地黄甘寒,养阴生津,清热凉血;知母甘寒,清热泻火,滋阴润燥;鸡子黄滋阴润燥。上药合用,三方皆有养阴润燥、除烦安神之效。

按《内经》有“诸气膹郁,皆属于肺”之说,百合病多继发于急性热病或中毒、脑部疾患等之后,怫郁不舒,心系不宁,郁火上熏于肺,肺郁则阴虚,阴虚化火上扰,故“欲卧不能卧,欲行不能行”;金火相克,肺虚则金乘火,出现心阴不足的烦躁失眠,故以养阴润肺,清心安神。

5 肾失眠——交通心肾,降火安神

《伤寒论》303 条“少阴病,得之二三日以上,心中烦,不得卧,黄连阿胶汤主之。”本病为少阴病热化,因肾素虚者,其真阴之气不能上济以镇心,心火原有摇摇欲动之机,加之肾水亏于下,不能上济于心,心肾不交,心火亢于上而致心神不安,故烦乱不得眠。症见咽干口燥,手足烦热,舌红少津,脉虚细数等。治用黄连泻心火,阿胶益肾水,黄芩佐黄连则清火力大,芍药佐阿胶则益水力强。妙在鸡子黄,乃滋肾阴、养心血而安神。诸药合用,则肾水可旺,心火可清,心肾交通,水火既济,诸症悉平。

按:五行之中,肾为水,心为火。生理上肾中真阳上升,能温养心火,而心火能制肾水泛滥而助真阳^[3];肾水又能制心火,使不致过亢而益心阴。如肾阴亏虚,或心火炽盛,肾水和心火失去平衡,不能相济,则产生心烦、怔忡不安、失眠等症,故滋肾阴、养心血以安神。

6 小结

五脏皆令失眠,皆从神论治。在《伤寒杂病论》有关失眠病证的 29 条中,除部分杂病外,大多可归于五脏。失眠本脏在心,虚证偏多,为少阴本证,但亦不乏有“胃不和,则卧不安”等实证。虽然张仲景临床多用六经分类,但其中亦有脏腑、八纲等“整体观念”的精髓。纵使失眠病因病机复杂多变,但其根本在阴在阳,在神安与否,故治以调和阴阳,安神为用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封硕,郭晓东,张雪莉.《伤寒杂病论》失眠证治辨析[J].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,2007,23(2):10-11.
- [2] 罗海鸥,杨明会,李绍旦.“胃不和则卧不安”辨治失眠研究现状[J].中华中医药学刊,2011,29(3):613-615.
- [3] 武永刚,亢连茹.《伤寒杂病论》治疗失眠证七法辨析[J].中医药学报,2004,19(2):5-6.
- [4] 杜金行,李春岩,贺琳.试论心肾相交、水火既济[J].中华中医药杂志,2007,22(2):77-80.

(收稿日期:2018-03-11;修回日期:2018-04-15)

编辑:黄 健